

西園聞見錄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西园闻见录（中）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宰相下

住行

費文憲公宏

楊文憲公一清

蔣文定公冕

翟文憲公鑾

張文忠公孚敬

呂文安公本

徐文貞公階

嚴文靖公納

李文定公春芳

高文憲公拱

陳文靖公以勤

張文忠公居正

趙文肅公貞吉

張文毅公四維

馬文莊公自強

申文定公時行

余文敏公有丁

王文肅公錫爵

許文穆公國

王文靖公家屏

陳文憲公于陸

趙文憲公志寧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以禮書入閣與李公東陽楊公和梁公儲輔政正德九年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致仕十六年復入嘉靖六年致仕先是江西盜南輯而復叛遣總兵李敏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錄以疽死本兵議遣劉輝往代敏輝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輝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詭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輝寧因銜公既而寧當得詰贈三代欲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遺所親饒公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袁濂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為內援且逼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故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濂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為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一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子嗣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然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濂使在京知公沮濂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誅公乃遣邏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缺公而思親其位者乃陰助事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外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家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濂黨陰遣人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燬燬事又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貨遂以是復寧乃已濂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擄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為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濂方一意向北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為動且謀與弟家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銘令杜民表等率兵住公皆為之贊畫方略且遣人問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濂平王公欲以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佐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家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

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勸王之義既而巡按德石唐公給事中祝君續齊君之樂易君瓚御史章君翰南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時武廟南還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敕起公而來亦召用時正德十六年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慰留戶部以各省遺賦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遺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于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一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徭銀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劬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崑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恒達以其事責之有成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

算矣願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璉提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璉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團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為帥朝議不可公曰莫若始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酋勇者幾百人諫之鎮城以安時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賀自是日有聖製皆命公和之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為樂築嘉靖十四年公堅以疾乞休上允之未幾有旨起用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疏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于進取者哉願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卿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謙遜之虛名忘事君之大義哉遂于六月朔日冒暑以行時弟家方為南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來論吏部推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家即北調恐涉于引用親黨之嫌公深

然之即上辭疏上亮公之誠家不調

楊文襄公一清雲南安寧人寓京口正德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入閣時武皇帝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發奈何疏入武皇帝大驚遣官釋論正德十一年公屢疏乞休允之嘉靖四年以兵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復起公入張桂二臣忤時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給事中陸榮上疏極陳張桂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曉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日張乃行獨紳無一人祖餞於道路人多有擲楸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瓊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未可遽變且瓊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瓊深憾公不為將順請留又以陸榮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公賄賂權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攻公於朝宸聰尚未為惑次日降旨追還瓊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

卷之二十八

三

降溫旨慰留時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瓊暴白衷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符之疑矣瓊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輒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于南郭門外者有祖于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之盛近未之有也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書實肇於楊一清又當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遺官資賞金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怒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公再起日夜合謀誣前籍張永金少者乃永弟容侵越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內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當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侵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以削公秩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帛亦罷追來謂當進辦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辨哉飲酒奕棋如故卒無一言及之公之廢疾也前半

月公嘗自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寒暄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為口實也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公遽卒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明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問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沒先正德五年庚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事夏毅巡撫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姜德上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事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事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變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伴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璽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聞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事夏事一言內變事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卷之二十八

四

進軍夏奏上必就公問公曉言諸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即時召璽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知無反狀殺奴賊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璽璽誅柄用公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璽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璽經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璽入侍璽不知已有別旨璽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璽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璽不絕始吐舌竟璽璽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璽璽震天璽璽肉而噉者知市水乃璽言于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嘉靖十八年勅公經略遼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延綏城隍里寬漫城僅稱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騰而入犯我環慶諸我困原深入我平鳳臨要其間漢土推處倚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溝溝壑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邊牆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三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墮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折牆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以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厚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尙書秦紱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牆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紆所修邊牆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廩宸慮勅公經理公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當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十萬則徒費獨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代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

卷之二十八

寧州下

五

之勢公曰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愚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采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牆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邊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厚築三受降城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傳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賴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所蹂躪巢穴八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

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壘為言宜必憤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時有人魏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投之地以分情之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資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至嘉靖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卷之二十八

寧州下

六

臣子所遇諸侯王僅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為過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事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吳廷舉陞兵部侍郎即自劾因及公隨侍南特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冤有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評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免隨事效忠未為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如張禹孔光爾亦信冤之決不為張禹孔光也獨陳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冤以示卿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璘意同但曾布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璘特論之今之內閣大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皆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翟文懿公鑾嘉靖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推用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即蒙上點用選老楊公具揭仍用舊資聖諭云用鑾者於朕為學有益公之入相特簡簡用如此次日早奉手勅陞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遂著揚公本齋謝公南塢
賈公皆先朝舊與公同居探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開無少厭
倦連詩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朝廷有托矣頃之欽命又書官齋
手勅一通銀闕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遠著揚公羅蒙張公見
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同事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上書詰之公奏
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忘忽也上嘗
顧問羅蒙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貴
服曰公博物洽聞加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蒙公閣中議論不合
姑置弗較餘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國事非一家私事公其
察之至有票擬將上改正者張公每爲之懷屈後公獨撰三月時機務
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條承式上亦委心用之嘗擬
陞西歷擢臣某人之旨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
公凡三接天顏奏對明正對切實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皇上尊
奉聖母章聖皇太后禮崇先殿特降李黃既考厥成大陳法部即日命

卷之二十一

李黃

輔臣爲致語詩章以進上顧左右曰日晴矣其令速來公受旨援筆立
就致語二上覽之嘉悅是後上元令節及瑞慶之辰上悉命公爲詞章
每蒙春煇時有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鶴頌靈雪歌甘
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公嘗與序菴李公奏對上前票擬某人之罪
上欲重譴于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忤旨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
容納約上察公忠實爲之釋容李公戰懼門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
今知之矣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聖駕大狩北虜犯邊徵擇可往者上
起公先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率重寶符驗旗牌
及賜飛魚服銀牌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略邊務其總督
鎮巡等官悉聽節制還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計算日
程務使邊人實居聖恩又欲速舉王命以好皇上北顧之懷公所至宣
諭欲將士知朝廷恩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實重賞以勞之
軍士有新得敵首者公即時厚賞趣題奏之宣府乃北門鎗鎗兵分五
路極爲重鎮兵馬錢糧詞訟甚繁夥止有一余事總之事多理滯具

題添設參議一人上可其奏大同北路延袤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連賊
大舉直抵城下駐牧殺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
敢擾土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
爲大同藩籬星羅棋布斥堠相望嗣是而後戍卒乘高望遠據險設奇
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自花馬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
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會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番夷盡
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過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即督衆曰饒受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體朝
廷體悉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
關是關爲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既無城池又極圯壞每土魯番犯關直
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
亦不可行遂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聞得准修築拔拓堅固城垣局
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杆禦之功居多完工聖心嘉悅
前公至西河關土人云吾儕每聞頒詔給賞軍士引領翹望知在天上

卷之二十一

李黃

今日朝廷念我邊人遺闕老散賞百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資公
必會撫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親給散問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
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溫哉還自嘉峪關
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運化水平出山
海至廣東適值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諭宣諭朝廷恩威解釋疑
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加額謝呼人情始安事竣入關歷劉州沿途及喜
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邇
神京尤爲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圯壞缺少者急宜修築補給以
備不虞慎勿虛糜故事庶仰副朝廷實成之意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
還過于九塞關河險易十萬強弱糧餉虛實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
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頻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
票擬公倉卒批答應合軍機嘉靖二十三年以少傅兼身殿大學士爲
民卒年七十詔復官
張文忠公孚敬嘉靖六年以禮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八年放歸尋入

十年致仕本年復入十一年致仕十二年復入十四年致仕十六年再起不出卒年六十五公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漢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竅既遊於監司守相同毋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成進士時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及后者久之不決公官大理上書大略言上既以與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父因革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導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歸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

卷之二十一

李相下

九

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上愈器之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謗弗恤也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事之何恃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廢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一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上不擇而昭聖之弟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廷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指恐備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爾乃上變言其詭譎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獨廷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以廷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廷齡反族其家公

固以爲廷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廷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廷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獻夫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廷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悲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四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侍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廷齡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廷齡得長繫矣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與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于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樂公是非公者半公沒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沒未幾居第浸風雨力不能飾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公在內閣嘗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疏云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爲私人聞律門壞祖宗遺法

卷之二十一

李相下

十

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濫引賈富賈爲奸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遺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鑽求將官任某鎮某帥求將官任某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霍文敏公韜嘗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筆者謂其一心忠于朝廷絕緣私私也主張大體不懷不偏明千古之謬仲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上之姦黨二也在閏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故例隆義男義姪家童校尉三四十人羅筆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嚴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瀆六也革戚畹宦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夙弊盡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衣箱如寒素卑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緣私私寡坦坦公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筆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終無他云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爲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筆在位無

一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焉何也

呂文安公本初姓李嘉靖二十八年以少詹入閣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上御水善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堡僵尸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廢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成事侯仇鸞登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公上言此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諭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為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糧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悖之悖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上問輔臣云何公極言不可住虜猝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大羊無厭何示之弱也旨善之悉罷市議毋開端端鸞敗誅矣丑徐邳大盜饑民輕為邪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并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宮內帑銀五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山川岳瀆之神水乃就下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誦舉羣第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城南面街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為患衝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公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年大同歲豐一蠲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公對曰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軍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兵尾南狩蚤見者以為不然而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謀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餉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撤遂以為常清問及之計深遠矣時光祿寺歲多冒破上命舉較著者以聞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

歲祿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宮掖得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文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糾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饋復以在直日費三飯請罷之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莊敬太子立無何薨上諱言立儲言者見罪辛亥禮臣疏請公奉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概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命公贊冠明年諸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公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稱則上疑輒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出居外獨奈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諫以建帝立儲為發語上大怒傳上刑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己酉為鑒為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京一之國人心自定事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選祖制令之國卒之羽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庚戌進十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為差上經命之居二品未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遂讓公上其後上華亭求舊據格亦猶分宜司隸雖公孤諸朝臣其在肺腑公雖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擬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餘姚故城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知通州淮安臨清特角相守均之赤子事詎置之度外耶仇者以為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與大役傳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公宗憲董其成遂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公既家食黎民同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廢政請均糧既則徵徭優免由是租庸有制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策為令嘉靖四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丁憂改姓呂卒年八十四

徐文貞公階嘉靖三十一年入內閣公爲修訂日上好更定禮制欲端孔子王號去像爲本主於蓮豆禮樂皆有所抑損首發張學敬錄上而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備嘗亡異同者公獨陳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學敬坐朝堂召公盛氣語之公徐理前說且曰高皇帝盡草創漢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學敬遽曰高皇帝少時作何可據公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事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學敬頽盡赤曰爾謂聖像應古禮不公曰聖像非古然既已有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學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學敬語塞怒曰若叛我公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隨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學敬意爲或問以難公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遷黃州府同知歷浙江余事提督學校久之乃擢禮部右侍郎即改吏部兼學士與閣臣張治李本同直無幾殿時虜闖入塞遂薄都城公疏請擇邊將之在司殿者數給款

卷之二十八

十三

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上遷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雖褒公忠愛而尙難遽內召見羣臣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主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至叩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飢賊耳不足患公曰薄城而軍殺入若刈首何謂飢賊上曰然復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復問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退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要有重于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否上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還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情歸可十全上稱善者再滿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公與李公本從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驕乎公曰虜鳴張甚中外方洶洶特陛下而重得一譯聲若大旱之得雷震胡驟也上始首肯陞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

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中飭中外責數當事有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公疏弗許貢公因薦故按察副使蘇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稍之廟而念歷於先考潔皇后又香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悉于千秋萬歲後所祀主或非仁宗而香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附公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爲先入廟者諸祀之奉先殿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詞以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于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附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祀而孝烈可速附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執仁宗附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議時咸事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公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驢滿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惡忌公嘗時利屬國虜梁頗弱欲掩以爲功謂其貢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掩答者即得之僉答所夫焉知僉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爲虜外面何食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流言漸狎聞公挾異時帥陸炳出稿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公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同功上復下公及兵部議鸞俱獲變加且延世而僅錄公一子入監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侯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而而其後言益不謙願益錄鸞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書者至尙護惜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數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適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滿之始見仇鸞敗則公同直舍將以是謀之而

知自公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也曰吾長於世二紀而知世之
是謀稍息矣上既誅蠹益親重公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候
當益之故公請毋應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
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謀以資費
又請罷提督侍郎孫楨上始格於滿不盡繼久而皆用之是時倭事起
上以所募滿多公卿公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諸兵
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尙書惑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
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據按奏報
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使皆真有以
職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
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
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饒賊臣
又所不能解也尙書乃懼請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

卷之二十八

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公
咎冀因以搢公公復上疏謂法當貴將校戰而守令守令將校一不利
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在降此
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
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奸伏必不容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
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會
虜移庭牧宣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二至重金三
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正値四銀可及
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入銀可出紫荆抵大
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率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
具疏上上大悅令密傳諭行之上所居永壽宮災使居玉熙殿隘甚以
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上不憚更問公公曰上今居玉熙殿露宿耳
臣子何忍安枕請策之今者楚蜀南患屬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水毒則

尙鉅請以貴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上悅如公議而命公之子尙寶丞
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
恐欲以大營兵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
壽宮時公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每
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爲罷歐陽尙書而拔
郭懷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謁嚴調察以防挾覈上即爲
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矣居久之上雖以御史
言去嵩然念其供奉玄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
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詔治安
天下令擬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選鄒應龍通政參議得旨
矣忽復奉諭貴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日官此邪物
公復言退而傳詔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
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于公

卷之二十八

公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公
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
而爲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外也上悟殺分宜直隴以賜公中外人情大
安於是公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隴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
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公
煒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
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鈞黨貴閹
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上問公
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
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究極惡人爲我懼之
深情隱隱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
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則薄責而容
之以較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
恃強益發舒矣戶部歲請御史羅粟宣大公謂選按權重子羅粟御史

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殿
緩公謂贖銀例以清邊市殺者今一切充饒宜嚴禁兵興日餉益增
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指手足宜以緩
急為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細租賈賈當藉故事籍賈者
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
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太憲張璠平上以運籌策歸功公公力辭僅
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滿重則加公
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
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為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上云
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勦以開內
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虜後餘藩子續開入直建通州報至公草
勅命大將侯顯寰等為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濬等巡視
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千陳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有河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卷之二十一

十七

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永各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亟賞之
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
楊博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趨順義不得入
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疏伏而敗頗得其所圍入畜糧重始上
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
所處分而未發公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
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累命祠釐案不敢疏聞
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公言非尾賊乃
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
塚具十中卒為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公又請城張家
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為重大學士袁公煥故公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
氣凌公上公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
煥以故益橫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意不
平以攝公公第曰任之而已會煥以久疾失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

中諡曰文榮而還志猶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快煥
而微營公之薄公猶戲謂人吾為尉則畏守為守則畏尉知古快吏何
得無為彼笑煥既歸道死公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
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據此位為私物而恩
威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拘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非所以為君
為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公踴躍言臣雖庸事不
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欲久用首臣者竊為主權國政
計俾恩威常在而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據耳於是公錄上
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公言臣不敢避難願表轉甚矣內閣事體
繁即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日夕之間清先朝惡即有繼
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數十年之使今以
為可即可以為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尚書吏部嚴
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棖於受侯潘代嚴訥郭棖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卷之二十一

十八

者公所薦也隆慶三年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一公當穆廟時言路氣
益張上時有所不堪上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厚欺言是何意卿
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効報答第性氣粗率則言
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
等度之非敢為冒犯也謹錄申聖諭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
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奈何不薄誚之公曰即上還有誚我曹
且力爭而乃導之誚乎則曰如上述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即處也
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時有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
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為疏語頗而
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答曰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
未嘗不嘉納昨諭乃為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
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
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乃擬上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
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為看詳毋以

官卑廢言于是人人稱頌君明臣直海中丞瑞者爲戶部主事上疏極言上過失他所以譏諷公亦不少上患甚遠置詔獄欲殺之且諭公避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愚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亦沾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瑞疏讀之得毋死豈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爲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掌集中上偶不豫時穆宗在裕邸而有誤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語曰誰爲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下大漸遂崩胡應嘉者史料都給事中故不悅于新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入直者爭移其直庫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錄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上病瘳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哀時在事合而擬旨請應嘉爲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

卷之二十一

七

教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劾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劾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思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補當公上疏候數月慎擇乃可時新鄭之鄉哀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問外言路之攻新鄭者屢上因相激爲言其傳致公益堅而移仇者亦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請斥戚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成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上嘗賜階玉帶而伯以中金一錠曰爲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公嘗病嗽上遣御醫診視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瓶手書方以賜慰諭詳懇如家人父子而公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公既用恭敬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遺頃刻期入以謂公公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

年計以得上意而後可有爲于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其天下者上果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公既日以寬大廣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罕尺住復有吐必盡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于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提轄達省減十九廷尉若屬無所用深文雖其冤曲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于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取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且杜于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篋篋出入者大計俸賀察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宅以爲創見無有一時稱之廉文靖公謂嘉靖四十四年入閣初授編修再同考會試其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選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率首發首探欲借選之俾公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者作封公太夫人首探覺而逆謂之曰守吏官寂寂踰十年且久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健七箸公謝曰官廢渥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今奉職亡狀幸不即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首探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

卷之二十一

七

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後爲吏部尙書徐文貞公亟爲上推轂公遂大拜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殺者以不殺恚見誨者止此此不殺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跡而刺中虞置數酒十餘几若宴客者然亡所召典客輒怪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小前即席應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者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難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榮衰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若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路毋入內跡毋出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東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諸囑也曰吾寧冤此守不能自廢束約行徐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李文定公善芳嘉靖四十四年與廉公訥同入內閣先是有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情游懈慢漸以成習即一旦管事奈何乃爲瑣細糾紛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憲

一時煥然會徐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毀尋大興天下謂何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是秋虜騎突入宣大間不及請公曰羸狼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埃諸將欲因深入搗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噶達受孫也噶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納教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教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于得請德我必深濟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執與一日用兵之費况虜志在得請不得不已扼無益之穴廣啓無窮之費端則從虜爲貴柔拒虜爲貴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二十一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二十一

二十一

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貴公曰以守爲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用其敗乎于是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通俘廟獻而市歲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安堵幾二十年隆慶五年以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其臨大議引當否則介然不可奪其爲政務寬和鐵解未嘗侵諸曹職守親故知交一無所私或引崔祐甫諷公公笑曰其人誠實耶何所容吾私非其人是重吾過也

高文襄公拱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入內閣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以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面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今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而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離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置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閣臣四人各擬二字上上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二十一

二十一

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尙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行事而司農苦不支乃悔不從公會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通知羣下臣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聞言者爭謂公擅矣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受風指論公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凡十二故事考察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枝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隆慶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養病力求去上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上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賜賚有加越一載上思公不置隆慶四年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時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預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選闕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足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二十一

二十一

兵惟是劉達宣大廷錄事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
二人使爲兵馬使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
真偽可一同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
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難流則選請待之既薄志意踴躍又何望于展布
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
安然後近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
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禦敵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
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
之說劉達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
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
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
州

卷之二十人

二十三

縣安樂安定保安清涼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
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尙書陳希
學曾邦輔侍郎王遵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爲都御史
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養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
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虜竟不入霜降獻獄故事府部
皆在案宰當執筆至是公攝吏部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
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贖唯唯
也于是秉燭視獄詞滿盡不休盡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
糾察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住大計時詮曹祇
同藩臬爲臨陟公多所參伍或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
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
才尙隱晦有何光頑尙梗化有何利害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
所要而不革皆得言之令封議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
科輕科實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實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

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
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
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
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
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
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家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
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通
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盛完親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將寬其額
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關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
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
親內轉之列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嚴京官考滿之責分
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鹽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
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事叛逆嘗
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事非叛而巡撫者輕聽曉而律功也乃以少

卷之二十人

二十四

卿阮文中住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
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則
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言之則
將何以處也安國事安智夷族自相讎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事
猶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
國事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
而無由國事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事雖也智在省則國事疑畏日深
是挑之使爾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事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
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事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
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據爲征勦計公曰嘻
誤矣國事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
滅何爲時在爾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族牀走公曰思貴州事
耳從之則非計不從則失威今權臣疏請征勦而國事亦亦妻辨吾意兩
行之而以一科臣住勸彼聞勦官且至以身既在勦當不敢殺我找出

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亦曰善公召瓚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事問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連京師先是既約以無事而國事母子孤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瓚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蔣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通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緝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半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矚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所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權重達之如之何其嫌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據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北虜僉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通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指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矣公曰虜敢據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賞以章服又語邊

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奇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總宮門曰宣化諸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所為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錦蓋鼓吹送之又宜諭僉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趙全等至公親請射所面質全等全果脫驚異常其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年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債是處有兵是處有餒人有關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縶于市全等願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登庭之議有如湯沸動以宋人講和為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于

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乃請封條答為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則宣大之市方闕而三邊之援如故豈無條答之人稱吉能而援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稱條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援也三邊苦援而實市也則兩利異則兩損總督者職始協于是條答進焉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蠻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得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歸虜憤怒據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傳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事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鐵殺

臣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優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綿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事府出征之費不及半也虜得我金錢非盡擄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醜聲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高拱自閣出北上過會極門望見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上不御座竟往文華殿耶至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拱及張居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拱袪甚固甚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曰皇上何為發怒今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皇上還宮為是上稍沉默曰你送我拱對曰臣送皇上上于是釋衣衣冠而執拱手露腕以指示拱曰看吾肅

尚未落座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拱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向小逆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皇上萬壽無疆何為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聖體上不答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于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清宮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既得旨拱乃敢入隨至殿上升榻坐執拱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拱手未釋顏色相顧眷戀然時居正及國公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拱手拱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踴躍不安上見如此乃釋手拱始下叩頭又與居正希忠同叩頭拱辭出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殿丹墀有旨上來拱遂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拱居正跪承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卿等詳處

卷之二十人

二十七

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旨着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居正曰我國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奏之拱隨語內侍曰奏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即請內侍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畫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拱居正乃就西闕內朝房宿拱夜不能寐披衣坐候宮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聖體稍安拱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在朝房宿不敢去宜降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拱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旨上以為然即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拱等日間安如初又四日上竟益平愈拱同安札子有御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拱等還家於是乃還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顧命也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矣上大漸未申間有命召內臣拱暨居正及閣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殿東偏室

卷之二十人

二十八

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貴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前太監馮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病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讀訖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皇上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拱見居正與保內外盤結事勢必不可為故有誓死之奏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闕中而居正亦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俄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德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已刻傳遺旨着馮保司禮監印蓋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已時傳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闕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獨居正喜動顏色小能自禁闕中宮殿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託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上疾重閣下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遙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遂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即疾趨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拱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亦惶怖遂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為我當事凡事皆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于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特看特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為馮保謀也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